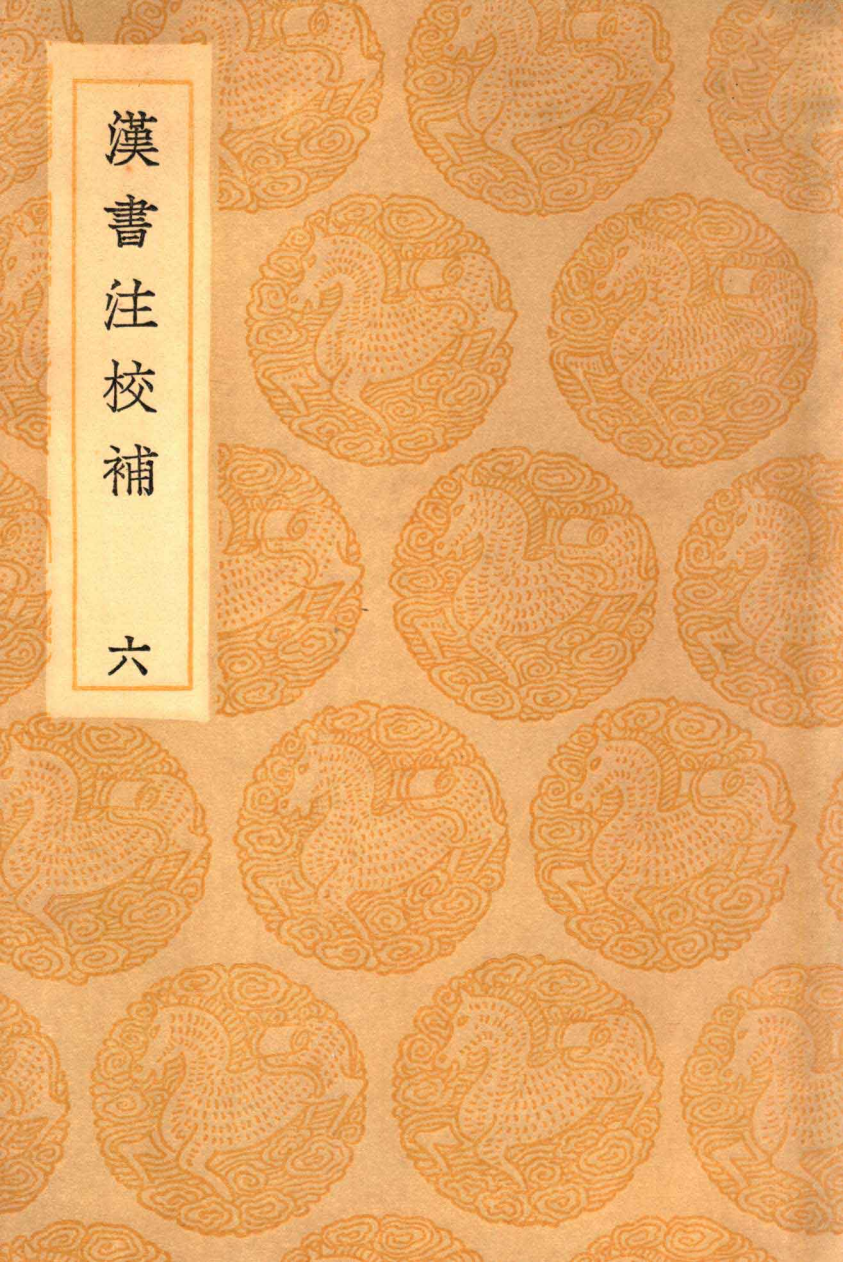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
六





漢書注校補

(六)

周壽昌撰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九

陳勝項籍傳第一

陽城人注地理志屬汝南郡

齊召南云陽城據志屬潁川不屬汝南注誤壽昌案潁川郡有陽城是縣名汝南郡亦有陽城是侯國則未定勝所籍之陽城何屬不得遽謂注誤也又案此師古照漢地志言之若秦時祇有潁川郡無汝南齊只據地理志正之義亦未備勝廣皆爲屯長

顏注云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壽昌案屯長如里長亭長之屬不能稱帥也彭越傳有校長猶此續百官志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殆秦時有此官漢因之夜篝火

史記作篝火徐廣注篝籠也此作構師古以結起釋之蓋構本訓結荀子怨之所構注訓結文選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顏意謂結物以起火也

袒右稱大楚

壽昌案國策齊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本書周勃誅諸

呂又以爲劉者左袒令於衆。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下一時衆心之從違耳。王氏應麟引儀禮覲禮左袒以證周勃事。則此陳勝倉卒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守令通鑑作守尉。胡三省注謂二史令下脫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壽昌案陳屬淮陽國。係高祖十一年置。此在秦時。陳當爲秦潁州郡屬縣。故有守令守丞等官。尉位卑。或在所略也。劉攽謂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攽攽此說亦本於張晏。晏云郡守及令皆不在。非也。陳止是縣。言守令則守非官與下守丞同也。則皆字是衍字。然觀下圍滎陽。李由以三川守滎陽。則守亦何嘗不守縣乎。劉氏權守之說。通鑑胡注取之。愚以爲班書於守丞名氏尙不記。何能記其官之爲權守與真也。顏注守郡守令縣令則皆字自不可去。顏又云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壽昌攷縣亦有守丞。不必郡。熹平時倉頡廟碑碑陰題名。衙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衙固左馮翊屬縣也。朱雲傳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尹屬縣也。

譙門。注晉灼曰義闕。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目望者耳。樓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

壽昌案譙門若今望樓然。譙無訓麗義。說文譙。憍也。譙。詵呼也。廣雅。呵也。廣韻。責也。方言。讓也。齊楚宋衛荆陳之間曰譙。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譙門者。設重門以譏察出入。有呵責之義。麗譙亦非美麗。設樓望遠。有何美麗可言。蓋麗卽櫺。櫺。集韻。屋棟也。莊子秋水篇梁麗注。與櫺通。一

曰屋棟。一曰車名。列子力命篇居則連麗。注同。湯問篇亦作麗。欂卹即此麗字。麗譙言於屋棟以譙訶出入也。與譙門同義。特辭有上下耳。

監諸將。呂西擊滎陽。

滎陽屬河南郡。河南在秦時爲三川郡。李斯子由卽守其地。

周文。陳賢人也。

高祖紀應劭注周章字文。自應稱周章爲是。此乃變文稱字。與紀不合。下又云周章軍已破。不稱周文。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方扶南曰。柱國蔡賜勸陳涉賀武臣之策。在張良勸高帝王韓信前。事有成敗。名遂有顯晦矣。凌人秦嘉銓人董縲。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

壽昌案董縲卽功臣表成敬侯董渫也。渫縲傳寫異。此五人皆勝初立爲張楚王之將卒。皆以戰死。獨縲從漢立功。襲爵至元孫。

諡曰隱王。

壽昌案荀紀。楚人葬之碭。諡之隱王。蓋勝雖爲其御。莊賈殺以降秦。其涓人呂臣復殺賈而爲楚。故葬與諡皆自楚人也。

徼兵復聚。

壽昌案復聚、復相聚也。如注作聚歛非。聚歛是兩義。聚可兼訓爲歛邪。

夥涉之爲王沈沈者。

案夥史記作夥頤。注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案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壽昌攷方言。齊宋之間曰巨曰碩。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是非獨楚語然也。說文繫傳。𠂔字注引史曰。𠂔乎。涉之爲王。𠂔𠂔者也。𠂔卽夥。亦無頤字。頤夥僅訓多用爲驚訝之辭。無頤字則音義未足。頤雖無驚義。而有𠂔音。唐韻頤與之切。正韻𠂔虛之切。西都賦。猶愕𠂔而不能階。李善注。愕驚也。𠂔驚貌。夥頤。今吳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驚呼曰𠂔噫。俗轉呼作呵呀。皆此音也。此應从史記疑轉寫脫去頤字耳。

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壽昌案以一夥字加涉上。如世俗之譚號也。大如車丞相。微如王尊傳之翦張。禁酒趙放。皆是。

梁嘗有櫟陽逮。

壽昌案訟辭所及則追捕。故謂之逮。見刑法志逮繫注。

吳有奇士桓楚。

壽昌案此卽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於懷王之桓楚。此時項梁特令羽假其名以入。後此人亦別無所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注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壽昌案下云。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是三戶實地名。不得如蘇說。

立目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壽昌案與上陳勝傳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同一用意。故復用此四字。

北阮馬服。注賜號馬服。

注馬服當作馬服君。

於是韓生說羽曰。

案揚子法言重黎篇。韓生作蔡生。沐猴作木侯。斬韓生作亨之。亨卽烹也。

瑕邱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注瑕邱縣之老人也。姓申名揚。

申陽旣爲張耳愛幸之臣。非老人可知。稱曰公。必張耳時僭稱。如楚之葉公白公也。注似誤。前之南公服注亦云。南方之老人。齊召南云。案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此亦可證瑕邱公之非老人。又案當時稱公者多。本傳稱樅公。薛公。滕公。侯公。皆戰將。非老人。後又有知星之甘公。范陽令徐公。中大夫泄公。

迺爲高俎。置太公其上。

太平御覽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卽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之曰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

有美人姓虞氏。

史記作有美人名虞。壽昌案婦人從夫姓。卽以己姓爲名。後世猶然也。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鑠稱名曰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

肥饒之地。

史記作肥美。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

史記燕楚齊趙。此無楚齊。非是。四賢中有孟嘗、春申。何得不將楚齊敍入。甯越、杜赫。

壽昌案呂氏春秋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諡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人杜伯之後。

帶他兒良、王廖。

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焦氏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據此則良當爲趙魏人。未知帶季卽帶他否。史記索隱引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同。案此見呂氏春秋不二篇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材能不及中庸。

中庸。史記作中人。壽昌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

而免起阡陌之中。

史記作倔起。免卽勉。古今字也。

張耳陳餘傳第二

宦爲外黃令。

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壽昌案魏滅於秦始皇廿二年。耳尙及見公子母忌之死。在始皇四年。耳卽以其時爲外黃令。至此已十八九年。又云耳少時爲母忌客。則亡命外黃令時。不過二十餘。至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耳幾四十矣。

富人公乘氏。

壽昌案公乘。秦第八爵。此苦陘之富人。史以爵氏之。失其姓也。匈奴傳有漢校尉公乘音。是皆以爵爲氏。

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壽昌案耳令外黃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宜也。餘並未仕。乃亦購以五百金。蓋秦時阬儒。餘好儒術。且有賢名也。

號武信君。

武臣號武信君。尙在項梁前。此豈當時美名。武臣號於前。梁復襲之以威衆邪。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

前云吳廣周文。此復云周章。與陳勝傳同。班史獨於周章若此。他人尙不然。相國房君諫曰。

陳勝傳。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後卽稱柱國曰。不稱房君。此稱相國房君。蓋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尊者稱之耳。

王離圍之。

離、翦之子。

追殺趙王歇襄國。

韓信傳云禽趙王歇。不云殺之襄國。此史家詳略互見。非情事有異也。要之置廁。注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

壽昌案田儋傳至尸鄉廐置注臣瓚曰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孟子速於置郵注置驛也此置字當作此解廁卽奏廁之廁言要之於置中之廁也

目私問之

張晏注曰以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壽昌案據晏及瓚說知古漢書本有作和問者和與私字相近轉寫易誤也

問之篴輿前

顏注曰篴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壽昌案公羊文十三年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篴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食輿是唐制殆卽舊唐書輿服志開成末所乘之擔子也謂之兜籠亦呼兜子

叩視泄公

史記作叩視曰泄公邪

尙魯元公主如故

壽昌案廣雅尙上也一云崇也不敢云配所以尊君故貢禹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承亦有仰承之意古者王姬曰下嫁後世公主適夫家曰降皆不敢敵尊之意顏注未晰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殺。

顏注云。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方扶南云。師古注誤。魏咎爲其民約降。乃不能得之於民。而民衆自約於章邯。當是時。咎猶未知約成否。及約降定。咎自殺。則自知民畔。不死而民亦必死之。故自殺。絕非咎自約降。又無欲全民之本末。師古妄爲仁柔之揣度。不顧本文之無驗。一若徐偃王之爲者。謬矣。案魏咎本非民立。立之者特周市。市敗亡而民遂不附咎。此灼然之勢也。壽昌案咎與儋皆以秦二世元年秋九月各立爲王。以二年六月同爲章邯敗死。共十月。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注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故詐縛奴以謁也。壽昌案據服注。則當後漢時。主殺奴婢。可不告官矣。今時不准擅殺如古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壽昌案項籍傳作項梁語。此作懷王語者。蓋楚懷之立由項氏。時有美言義舉。皆歸之項梁。至後始能別白其言出自懷王也。上魏豹傳。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皆懷王事之。僅見者。

守相田光走城陽。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儋傳。壽昌案田廣之相爲田橫。橫之次爲田光。故稱守相也。

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顏注曰：大者爲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特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爾。詳語意，豈謂其徒屬哉？壽昌案：劉說是也。玩橫來語，是專召橫，並未令其率衆來也。大小以爵言，亦專指橫說。

至尸鄉廢置。

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焉。尸鄉，續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于尸氏，卽其地也。

嗟乎有目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

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史以有以二字屬下讀，不另作句。荀紀嗟乎下省有以二字，更下加立爲二字，豈非作豈不全似後來文法。

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蠡東鄉，可目爭天下。注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

壽昌案：高祖紀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信卽淮陰侯也。而韓彭英盧傳並無此段語，不知師古何以云然。又案史記韓信說韓王曰云云，集解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

與此傳同。是高紀有誤。從傳爲長。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專死者輕生。不能謂之勇。專生者惜死。不能重其任。

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

曼邱姓。臣名。王姓。黃名。觀史記陳豨傳。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可知。又兩人皆白土賈人。亦見豨傳。胡騎稍稍引去。

各本俱作胡騎稍稍引去。惟宋景祐本作稍稍。與此同。

胡者全兵。

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以禦弩矢也。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

此誤字卽註誤之誤。

嬌弟說。

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感而貰寬。見劉向傳。又案功臣表韓頹當謚壯侯。嬰謚哀侯。說謚愍侯。

增世貴幼爲忠臣。

壽昌案幼爲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爲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考後書趙溫傳。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時操久封武平侯。是如功封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然曹操奏劾人。豈肯自稱爲忠臣邪。○後書鮑昱傳。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侯。非列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爲司隸校尉。父爲太常。其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長沙王吳芮傳。高祖定著令稱芮爲忠。功臣之名忠臣。或肇於此也。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迺復封興弟增爲龍額侯。又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額侯。薨。子持弓嗣。功臣表增作曾。增兄子岑。岑作共。持弓作敵弓。一本作敵。與傳絕異。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迺行營高燥地。

案營度也。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案南昌爲下鄉所屬亭名。與豫章所屬縣名異。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

吾哀王孫而進食。

秦時多六國諸王。失國之後。故以王孫稱之。

爲連敖。

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票客。知票字本作粟也。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無都尉。其駿粟都尉。係武帝時軍官。不常置也。下信又官治粟都尉。殆亦軍中偶設之官。時漢制亦未定也。又案連敖。功臣表如氏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邱侯戎。賜隆慮侯周竈。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煮棗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也。